

第二章 馬爾谷所載的耶穌苦難

在禮儀選經中，乙年的常年期主日讀經是採用馬爾谷福音的，他所載的苦難述說，亦放在同一年的聖枝/苦難主日宣讀。教會之所以這樣安排，將馬爾谷所寫的放在一起，是察覺到作者在寫耶穌的公開傳教活動時，已留下伏筆，寫他的死亡。馬爾谷福音一開始，若翰洗者就已交在黑落德手上(1:14)，其後黑落德屈服於其他人的壓力而殺死了這位先知(6:26)。面對著「耶穌是誰」的問題，黑落德想起了若翰的慘死：「是我斬首的若翰復活了」(6:16)。當耶穌在加里肋亞的傳教工作剛開始，馬爾谷即告訴我們，法利塞人和黑落德黨人商討要除滅他(3:6)。耶穌曾三次預言自己的慘死(8:31; 9:31; 10:33-34)，但他的門徒卻不明白。這一切危機的高潮，出現於耶穌抵達耶路撒冷的時候，他潔淨聖殿，聲稱那是萬民祈禱之所的言行，觸發耶路撒冷的司祭和經師要設法除掉他(11:17-18)。在這可怕的時刻，一個仰慕耶穌的女人為他抹身體，預備他的死亡與埋葬(14:3-9)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他的十二個親信中，有一個圖謀將他交在眾司祭，即他的敵人手上(14:1-2, 10-11)。縱然知道這事(14:21)，耶穌仍在最後晚餐中，表示願意為大眾傾流己血，作為天主與他人民所立的

新約的標記(14:24)。

(甲) 革責瑪尼：祈禱和被補(14：26-52)

這樣，耶穌就離開了晚餐廳，跟他的門徒一起往橄欖山去，（註一）他已知道在天國來臨前，他必須受苦和死去的命運。可是，在馬爾谷眼中，門徒們尚未體認這現實。因此之故，耶穌對他們講的話散發著悲哀的訊息：全部都要四散(14：27)。伯多祿雖然否認，卻換來耶穌跟他說，他將是很不忠的，會三次不認耶穌。馬爾谷筆下的苦難，就由耶穌這一語哀愁開始，黑暗要加劇，直至翌日他呼出最後一口氣為止。在那整個時刻，過去曾跟從他的，沒一個支持他，他將要孤獨地死去。這悲劇耶穌自己也似乎受不了。離開了較大的門徒團體，接著再跟伯多祿、雅各伯、若望分開，耶穌坦言：「我的心靈悲傷得要死」(14:34)。以前耶穌曾斷言：「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喪失性命」；但此時，馬爾谷的耶穌比在其他福音中更熱切祈求天父，使他能免去這個時刻、這個苦杯。儘管他早已預言伯多祿會不認他，卻因伯多祿不能為他醒寤一個時辰而氣憤。雖然天主沒有對耶穌的禱告作出直接的回應，拯救他，耶穌最後仍站起來，決意和那出賣者相見。這使人感到他已明白天主的回答，是要他喝這杯，面對即將來臨的時刻。

對馬爾谷而言(此處他跟其他三位聖史不同)，耶穌對

自己命運的接受，可見於他對吻他的猶達斯，和拔劍砍掉大司祭僕人耳朵的旁觀者皆沒反應的表現。如果那時刻和那杯不能免去，一如耶穌較早前所祈求的，就讓天主的旨意成就罷。所以，當耶穌被捕時，他最後的說話是：「讓經上的話應驗吧。」門徒看見他這樣，便撇下他逃跑了。

馬爾谷另一樣跟其他聖史不同的地方，是他爽切地突出耶穌被捨棄的整個處境。一個少年人本來打算跟隨耶穌，但當他如耶穌般被抓著時，這位準門徒即撇下衣服脫身，赤條條的跑掉了。學者們多方嘗試找出這人物的寓意。有些將之與耶穌復活後，那坐在空墓中，穿著白衣的少年人相比。亦有人以為那是個標記：基督徒赤裸地走進洗禮的水，為同耶穌一起死去而穿著白衣上來。不過，這種標記說恐怕不是馬爾谷的原意。其實，那門徒赤裸的逃走只表示耶穌被他的門徒完全捨棄。首批被召的門徒拋開魚網、家庭(1：18, 20)，丟下一切(10：28)跟隨他；但這位最後的門徒，雖然初時想要跟隨耶穌，終於卻是放下一切，離開他。

馬爾谷對革責瑪尼裏的耶穌這種淒酸的描寫，公認是無論對信徒或非信徒都是難理解的。好意的宣道者和作家認為，耶穌並非因為面臨死亡而憂愁，他沒有要求免去痛苦，他之所以這樣，是因為他預見世上一切的罪，想及這麼多罪惡而恐懼。反基督宗教者則敏銳地察覺到，馬爾谷確是要描述一種對死亡的反應，但他們質疑，一個這麼害怕的耶穌怎會是神聖的？同時，一個對天主這麼誠心的

人，怎會一方面向人宣稱十字架是必需的，而另一方面自己又祈求能將之免去？即使在近代，人們亦常把耶穌和蘇格拉底的形象作對比：一個愁腸百結，祈求得救；另一個則從容就義，以死為由此虛幻世界解脫，而進入一個更好的世界之途。所有這些都忽略了由舊約聖經遺留下來的對死的基本看法。根據創世紀的神學，人的被造是為享受與天主同在的生活，而不是為死亡。臨於亞當、厄娃身上的死亡是一件惡事(evil)，逐漸在以色列人心中，變成是與天主異離的境地。在新約中，即使在耶穌得勝後，仍說最後要征服的敵人是死亡(格前15：26)。對耶穌而言，跟死亡的掙扎是末世誘惑、考驗的一部分，故此他叫門徒祈禱免陷誘惑，是他忠於猶太傳統的表現(14：38)。他們最大的危險，是考驗會在他們沒有預期和沒有提防的時候來臨(13:34-37)，所以耶穌警告他們要提防。不管是古代的或是現代的人，若帶著柏拉圖的觀念看耶穌面對死亡的態度，總會認為那是無足景仰的（譯者按：柏拉圖二元論將世界一分為二，感官世界和永恆的理念世界；前者只為後者的影子，不值留戀，人藉死亡可擺脫現世藩籬，返回永恆世界）。基督徒的回答不在於低調處理耶穌的恐懼，而在強調此世生命的重要，以致死亡不被視為可慶幸的解脫，而是一種扭曲，一個敵人，儘管因為耶穌的勝利它已不能征服我們，但始終是個敵人。一旦人認識他所遇到的敵人是何等可怕，耶穌對天父旨意所表現的服從，以及由此而要求於他的信賴，就會顯得震人心弦了。

(乙) 公議會審訊；伯多祿不認主(14：53-72)

講完在革責瑪尼的事後，馬爾谷寫了兩句話，每句都提供了一個在該晚發生的片段。第一句(14:53)寫耶穌被帶到大司祭、長老和經師——即猶太公議會面前，一個就算在羅馬政權下，仍具有一定管轄和司法功能的機關。第二句寫伯多祿跟著耶穌進入大司祭的庭院，在那裏他同衛兵坐在一起，生火取暖。耶穌在公議會前被問話，伯多祿則在庭院中被問話，二者的表現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這兩個夜間片段中，第一個是耶穌受審，結果是他被判死罪。這次審訊由一些馬爾谷強調是互不相符的假證據開始。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，馬爾谷將他們連關於拆毀聖殿的證據也不相符合的事，留給讀者玩味。的確，他沒有解釋，在「我將要拆毀這用手建造的聖殿，三天內另建一座非用手建造的」這句他們稱是耶穌所說的話中，到底有什麼錯謬。是否耶穌從未說過這種關於聖殿的話？或是他曾說過類似的話，但不是用那些証人所用的語氣？會不會是他有預言拆毀和重建，卻沒有說是由他自己去拆（參閱若2:19）？抑或有關這段話的發展其實更複雜？例如：雖然証人們歪曲了耶穌這句話的意思，馬爾谷卻藉講清楚「手造的」和「非手造的」的分別，來點出正確解釋這話的關鍵。這對一正一反的希臘形容詞（只見於馬爾谷）是非常難轉回閃族語言的。這對形容詞，更可能是代表一種

後期基督徒的解釋，認為聖殿要被教會所取代。

無論如何，証人的笨拙和耶穌的沉默都使大司祭感到氣憤。耶穌的沉默，基督徒發現已在依撒意亞的上主受苦僕人圖像中預示了(依53:7)。爲了逼出一個答案，大司祭問他說：「你是默西亞，那應受讚頌者的兒子嗎？」在耶穌受洗(谷1:11)和顯聖容時(谷9:7)天主曾宣告耶穌是祂的兒子；伯多祿曾宣告耶穌爲默西亞(8:29)；所以耶穌給予肯定的答覆，並不出奇。然而他卻繼續解釋他不只是要建立王國的達味受傅王子，更是末日要由天主處來審判世界的人子。他對大司祭的警告：「你要看見人子，乘著天上的雲彩而來」顯示耶穌深信他的敵人會被逼承認他的勝利。結果這項警告沒有被接納。耶穌聲稱是人子，要坐在大能者右邊的話，大司祭只覺得是褻瀆的言辭，於是他逼所有法官判定耶穌該死。沒有一個聲音爲他辯護。審案過程背後的惡毒意圖，進一步見於部分公議會成員向耶穌吐唾沫的事上。他們蒙起他的臉，打他，叫他作預言。基督徒讀者再一次聽到依撒意亞上主受苦僕人(依50:6)的迴響：「對於侮辱和唾污，我沒有遮掩我的面。」

這次審訊結合了拆毀聖殿和承認耶穌爲默西亞/天主子兩主題。這些在馬爾谷之耶穌公開傳教記述中已出現的主題，會在苦難結束前重複兩次；最後，耶穌被公議會嘲笑的先知任務，會得到証實。

如果耶穌並沒有屈服於大司祭的質問，則伯多祿在被大司祭的隨從質問時的表現，便很不同了。主承認；門徒

否認。伯多祿第一次否認時，是對著一個使女，他假裝不明白。接著，他企圖離開那庭院，避開公眾的注意。但那使女鑿而不舍地跟著他，故伯多祿要被迫否認他的門徒身分——他不是跟耶穌一起的人。第三次否認倍添羞恥，因為伯多祿現在要發誓：他根本不認識耶穌。當伯多祿一面說這話時，一面發出詛咒。假如馬爾谷的意思（正如很多學者的想法）是指他詛咒耶穌，則伯多祿已喪盡他的門徒操守了——日後不少馬爾谷的基督徒讀者要面臨殉道，而非否認或詛咒耶穌。正好在此時伯多祿記起耶穌的關於自己三次不認他的預言，就感動得哭起來。由此看來，馬爾谷並沒有在伯多祿的描繪中，漏掉救恩的一觸；畢竟同一個曾預言伯多祿背主的耶穌亦曾許下：「我復活後，要在你們以先，到加里肋亞去。」(14:28)若果大家想到將來的殉道者，伯多祿的事蹟可為那些曾跌倒、否認過耶穌的人帶來希望。在這段結束時，讀者切勿忽略那諷刺的事實：正當耶穌被公議會的人嘲笑，要他作預言時，他的預言就應驗了。

（丙）羅馬人的審訊

從猶太人的審訊到羅馬人的審訊之間，馬爾谷提到早上的一個公議會全體會議(15:1)。我們並不清楚，到底他是要寫這機關的第二輪會議，還是要在講完伯多祿背主後，再回過頭來為晚上的那輪會議作結。馬爾谷亦沒有講

清楚，何以當公議會裁定耶穌該死後，他們不執行這判決，而要綁起他，送他去比拉多處。(這邏輯上的困難，在福音作者中只有若望提及，若18：31)馬爾谷似乎是在講述一個衆所周知的故事，而無暇顧及細節的連接。譬如當比拉多見到耶穌時，竟沒有人告訴他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或那猶太法庭正處理的是什麼案件。沒一點關於聖殿或默西亞/天主子的事被重提。問題立即由宗教的轉為政治的：「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？」(15:2)——一個耶穌在此以前從未被人（朋友或敵人）問過的問題，故此很可能反映了羅馬人所關注的或所恐懼的事。

耶穌含糊的承認：「你說的是」，比拉多當他並沒有回答過(谷15:4)，於是耶穌在拘禁他的人面前緘默不語的特色，繼猶太人的審訊後(14:61)，再一次出現於羅馬人的審訊。一如衆邦國驚異於沒受榮耀的上主受苦僕人(依52:15,七十賢士本)，比拉多亦驚異於耶穌(谷15:5)。在馬爾谷筆下，司祭長雖不能使比拉多定耶穌的罪，卻成功地唆使群眾，要求在節日釋放一個囚犯。比拉多明白那些司祭長是出於嫉妒才這樣做，故向群眾提議釋放耶穌，被控的「猶太人君王」，但司祭長說服了他們，寧願釋放一個叛變殺人的囚犯巴辣巴，（註二）也要釘死耶穌。比拉多的最後一句話：「爲什麼，他作了什麼惡事？」點出了這班本該對他們的「王」熱情殷勤的群眾，是何等粗暴無理地對待了耶穌。唯一能滿足他們的，是讓他們鞭打、釘死耶穌。

這樣寫司祭長和群眾對耶穌的迫害，無可避免會有一

種反猶太的意味。不過，跟其他福音比較，馬爾谷對比拉多的描繪較為簡單，態度亦較為冷漠，所以跟猶太領袖的對比並不強烈。在馬爾谷中，比拉多並無出力維護耶穌，為免失民心他很快便順從了民衆。於是，予人的印象便不是：善心的羅馬人與惡毒的猶太人，卻是一個失去所有支持的耶穌。這印象再被中途介入的羅馬兵那些橫暴行為所加強，他們拿「猶太人的君王」這名號來輕蔑他，又打他，向他吐唾沫。兩次審訊都以嘲諷作結：在猶太審訊是笑他為先知，在羅馬審訊是笑他為君王。無論對猶太人或是羅馬人，耶穌死去並不夠，他所宣稱的更要被推翻。在猶達斯將耶穌交給司祭長(14:10-11)，司祭長將耶穌交給比拉多(15:1)，比拉多將耶穌交去釘十字架(15:15)，這整個過程中，門徒、猶太領袖、羅馬首長皆難辭其咎。

(丁) 十字架、死亡、埋葬(15:21-47)

雖然在四福音中，馬爾谷的十字架記述是最短的，但他對每個細節的處理，卻是非常精到的。在去釘十字架的路上，馬爾谷藉著亞歷山大和魯富點出他們的父親基勒乃人西滿，大概這些人是馬爾谷的讀者（團體）所熟悉的人吧。在其極精簡的十字架描述中，馬爾谷突出了兩個有趣的細節：人們遞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與他的衣服被瓜分，這些都是受到聖詠69:22, 22:19所影響的，具象徵意義，以後的福音作者會加以說明。（註三）

馬爾谷的藝術性最見於他以「三」為本的結構法（已很成功地用於耶穌在革責瑪尼的三次祈禱和伯多祿的三次背主）。馬爾谷鋪陳了一個三時辰、六時辰、九時辰（早上九，中午，下午三時）的時序模式。在第三時辰和第六時辰間，有三班人嘲弄耶穌。第一班是路過的人，在猶太審訊中提到的關於拆毀和重建聖殿的事，再被他們拿來指耶穌褻聖；他們搖著頭，笑他該救救自己。馬爾谷這處是呼應詠22:8-9的，稍後瑪竇會將之加強。第二班是司祭長和經師，他們拿猶太審訊中的另一題材來譏笑耶穌，指他是假冒的默西亞、以色列的君王。第三班是和耶穌一起被釘的罪犯，他們也羞辱耶穌。

雖然在頭三個時辰中，沒一個人向耶穌表示同情，但大自然卻投入黑暗中，並在第六時辰至第九時辰籠罩著大地，馬爾谷可能想在這裏重提亞8:9的警告：太陽在中午落下，大地白晝變為黑暗。

最後，在第九時辰，耶穌大聲喊出了馬爾谷唯一記下的說話。有感於三個時辰的任人嘲弄，三個時辰的天地昏暗，耶穌說了聖詠第廿二篇開首的那句話：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」這呼號不應被軟化，（註四）一如耶穌在革責瑪尼懇求天父的話不應被軟化，奇怪的是，這呼號是用亞拉美語引述的，亞拉美語是耶穌的母語，倍添親切。不過在這裏，耶穌卻第一次稱雅威為「天主」，而不是「父親」。馬爾谷直截而現實地說出：儘管這絕望的哀求使一些人給耶穌酒喝（譯者按：思高本聖經

此處爲「醋」)，亦導致另一些人以厄里亞的救助來譏諷他，這些譏諷成了耶穌最後聽到的說話——但厄里亞卻沒有來拯救耶穌，洗者若翰以厄里亞的角色而來，不是爲拯救耶穌，而是要以身殉道，並指示怎樣的慘死在等候著耶穌(9:12-13)。馬爾谷所記述的耶穌傳教工作中，當邪魔遇到天主子時，曾高聲叫喊。在這黑暗時刻，耶穌與撒旦鬥爭時，卻是天主子在呼出最後一口氣時再度高聲叫喊。這默示性的景象使人想起岳2:10-11; 4:16所說的話：「日月爲之昏暗……上主在他的軍旅前發出了自己的聲音……上主從耶路撒冷發出自己的聲音，天地爲之震動，但上主卻是自己百姓的避難所。」

馬爾谷形容上主天主對其子的呼號回應得非常突然。在耶穌斷氣的當兒，聖殿的帳幔便由上而下分裂爲二了。學者仍辯論到底那帳幔是分隔外庭與聖所的，還是內面那通向至聖所的，這爭論圍繞不同帳幔的標記意義。不過，並沒有證據顯示馬爾谷的讀者（甚或馬爾谷本人）具特殊的知識以明白箇中分別或象徵意義。更重要的辯論是到底聖殿帳幔的裂開是表示天主的不滿，要放棄聖殿，還是表示一個開口，將一度關閉的神聖地方，開放給更多人，尤其是外邦人。雖然後者能爲馬爾谷對猶太主義的態度，提供較爲仁慈的解釋，但前者卻是更可能的——即使較令人不快。由上到下「分裂」這說法顯示一種猛力的撕開，相當於大司祭在審判耶穌時撕裂自己的衣服般。

誠然，耶穌的審訊中有兩個主題，在耶穌死後重複出

現——甚至在十字架下的嘲諷中已出現過一次。聖殿帳幔的裂開，初步應驗了在審訊中被認為是耶穌說過的話：「我會拆毀這座用手建成的聖殿。」帳幔破了，這聖殿便是毀了，不能對外人開放，因為外人將要進的是一所非用手建造的聖殿。第一個外人接著便出現，看見了耶穌怎樣斷氣死去，一個羅馬百夫長宣認：「這人真是天主子。」這樣，他帶出了第二個在猶太審訊中得出的主題，耶穌被盤問他是否「默西亞，那應受讚頌者的兒子。」耶穌在審訊時所作的回答導致他被譏笑為假先知，但現在這先知給證實了。不單聖殿毀掉，耶穌作為天主子的身分，亦在福音中第一次被人承認。

經歷過被門徒拋棄，被猶達斯出賣，被伯多祿否認，被司祭長指為褻聖，被群眾拒絕釋放（寧願釋放一殺人犯），被公議會、羅馬兵士、路過十字架的人嘲笑，被黑暗圍繞，以及表面上被天主捨棄後，在這戲劇性的時刻，耶穌完全給平反了。天主回答了耶穌的呼號：祂取締了作為崇拜中心的聖殿，代之以其子，他將要被外邦人和猶太人所宣認。在百夫長的宣信後，我們才得知：耶穌的一些跟隨者、曾服侍耶穌的婦女和其他由加里肋亞來的人都在哥耳哥達，這使我們相信，他們也作了跟百夫長一樣的宣信。馬爾谷特別提到一個猶太人物，阿黎瑪特雅人若瑟的反應。他是「一位顯貴的議員，也是期待天國的人。」但耶穌的死驅使他要求取耶穌的遺體。只有馬爾谷強調那是需要勇氣的行動——這不難理解，因為馬爾谷曾告訴我

們，所有公議會的成員都認為耶穌該死。

那羅馬百夫長和阿黎瑪特雅人若瑟，將馬爾谷神學中耶穌苦難的重要性，表現了出來。只有透過十字架所象徵的苦痛，人們才能相信和成爲真正的門徒，其間人會失去其他人的支持，而要完全依賴天主。耶穌曾被人譏笑，叫他由十字架上下來，救自己；但只有接受十字架才會帶來救恩。如果耶穌的被釘，在馬爾谷筆下顯得比在其他福音中更爲嚴酷和壯烈，那大概是由於他要鼓勵一個曾受異常嚴酷考驗的團體罷。（古老的傳統以爲馬爾谷的對象是羅馬基督徒，若他們曾見過大夥群眾在尼路(Nero)爲王時慘烈地殉道，則這說法亦不無道理。）對他們來說，福音或「喜訊」是：這考驗和痛苦不是一場敗仗，而是背起十字架，跟隨基督的救恩例子。

在苦難述說的結尾部分，對觀福音中只有馬爾谷告訴我們，比拉多查問到底耶穌是否已死。這項強調可能是一個表徵，顯示基督徒護教者已跟那種意見抗辯，即：耶穌不是真的死了，他已因墓穴的寒冷而甦醒。這意見在十八、十九世紀再被理性主義者提倡！馬爾谷兩度強調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其他婦女在場(15:40, 47)，他們「觀看安放耶穌的地方」，旨在爲她們在主日發現空墓的事留下伏筆。對馬爾谷來說，耶穌之死的結局，不在其埋葬，而在其復活。